

龔柴《臺灣小志》(附一種)

〔清〕龔柴撰，郭明芳*整理

敘錄

《基隆淡水臺疆小志》一卷，又名《臺灣小志》。是書刻本流傳不廣，應非臺地刊刻¹，今僅知「中國國家圖書館」、「上海圖書館」、「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」與韓國「奎章閣」等館有藏。

作者題為「虛白主人」，然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又有同名書，記為「寧波龔柴」。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所收之本，日治時期「臺灣總督府圖書館」曾有藏(見市村榮《解題》)，內容十之八九與本刻本同。因此是書作者或為龔柴，「虛白主人」或為號耶？作者龔柴，浙江寧波人，生平無徵，其所作地理性篇章有十數種收於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中。

是書簡要介紹台灣之開發史，從遠古迄於清法戰爭(中法越南戰爭)。一般多認是書為私修臺灣方志，如《稀見方志題要》頁708，然實應為臺灣史概要之書(見市村榮《解題》)，非方志。此書之纂，蓋於「有心時事者，每以不得成書以資徵覈，良用歉然」，故以版刻行世。又〈序〉云：「書既成，坊賈傳鈔，洛陽紙貴。主人初意本不欲舉以行世。因藜床舊主深愛其筆墨簡潔，恐不能遍給所求也，遂錄付手民，以公同好。并於《小志》起結之處，添纂數言，將法人犯順之由表明而論列之。閱是書者，當知其命意所存，以為妄肆雌黃也可。」是書也作為晚清國人關心臺事、瞭解臺灣重要參考書。

現所知見版本有四，其一為《益報》館刊本。鄒守中〈弁言〉：「近日藜床舊主從《益報》館得《臺灣小志》一冊」云云，惜今未之見，或已亡佚？其二為據《益報》館刊行的光緒十(1885)年上海「管可壽齋」刻本，即本文點校底本，今收入《臺灣史料彙編》。第三為上海「著易堂」刊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叢書本，此本多有刪減原文，應非原刊。第四種為金雲銘據刻本所傳抄之本，今收入《臺灣文獻彙刊》。管刻本、金抄本兩種與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叢書本相較，皆有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本所無的序文二篇，以及於後段有所增補。

是書價值有幾，其一是書為台灣史著作之濫觴，漢文著作中首次(或較早)提及台灣之西名 Formosa，宋晞稱「是書為重要台灣史研究之資」；其二是書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¹ 楊永智〈明清臺南刻書研究〉(臺中市：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年6月)結論附此書於〈待尋書目〉。

保存清末原住民(番民)資料，清代漢文論著中首先(或較早)提出台灣原住民為南島種(馬來系)，又記「清末原住民人數約二萬餘人」等。

是書長久以來，未經整理，僅以叢書本流傳較為常見，然又刪減頗多材料。因此，今以「管可壽齋」刻本《臺灣小志》為底本，並參酌金雲銘抄本覆校，整理為是編。又同時人葉昌熾撰《臺陽瑣記》，收於《緣督廬秘乘》，以篇幅短小又為同時之人，故【附錄】於後。

《基隆淡水臺疆小志》

題跋

《臺灣小志》，不分卷，一冊。扉頁原題作「基隆淡水臺疆小志」，光緒十年菊月之吉管可壽齋刊印本。作者原署「虛白主人」，未知其何許人。原以是年法人藉口越南諒山之役，索賠兵費，集兵船數十艘攔入臺灣。先攻基隆，繼侵淡水。閩江一戰，我國兵輪、船廠糜爛無遺，全台更在法人掌握之中。作者以欲饜國人求知臺灣情況之心，乃勾稽群籍，益以見聞，撰成此書。用以喚醒輿情，使留心時事者有索取資焉。初刊於上海益報館，以台事方殷，需要激增，書估射利，乃更由鄒守中氏添綴法人肇叛之由，於春首刊成小冊行世。時至今日，傳本已不多覯，爰為校存館，並為誌數語於此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金雲銘識。

序

今天下迂儒眾矣。窮年累月，閉戶讀書，足不履江海之遙，目不覩山川之大，而惟以帖括自命，沾沾於章句之間，螢案埋頭，居諸虛擲試問。以經濟掌故之學，則結舌莫對；且目之為小道，鄙之為緩圖。嗚呼，達士難逢，解人莫索，直令博學通才之士無容足地矣！虛白主人以青蓮之替人握江郎之彩筆，深思好學，識見明通。余四載賓寮相交尤篤，見其齋浴德一室，潛修盟幽獨而惕影□孜孜焉。惟恐不及，且慈祥惻怛，善氣迎人，雖尋常晉接之間，無不坦懷。而予故聞風興慕者，皆願一見顏色以為快。今年春，法人啓諒山之畔，違理興師，以兵船數十艘遊弋閩江口岸，耽耽於臺灣之地。一犯基隆，再犯淡水，以致全台震動，岌岌可危。因著《臺灣小志》一卷，俾有心時事者有以攷山川、形勢、物產、民情以及歷代興亡得失之故，不致望洋而嘆，向若而迷。然後知法人窺覷台疆，故非僅黷武於我中朝，寔欲取海國方隅，為取財藪也。書既成，坊賈傳鈔，洛陽紙貴。主人初意本不欲舉以行世。因藜床舊主深愛其筆墨簡潔，恐不能遍給所求也，遂錄付手民，以公同好。并於《小志》起結之處，添纂數言，將法人犯順之由表明而論列之。閱

是書者，當知其命意所存，以爲妄肆雌黃也可。光緒十年歲次甲申無射中澣梁溪夕陽紅瘦廬主人識於古滬廬齋。

弁言

越南一隅，向爲我大清封貢之邦，二百餘年恭順弗替。去年春，法蘭西恃強侵佔，中朝一再相讓，棄之如遺，遂使海外藩封竟入敵人之版宇。今歲春季，法人輕索越南諒山邊地，時和議初成，國家尙有防兵駐守。而法人迫不及待，致啓釁端。又以索賠兵費爲名，謂：「若不早償，即行奪取中國口岸爲質。」於是兵船數十艘攔入臺灣海中，先攻基隆，繼侵淡水。閩江一戰，我國兵輪、船廠糜爛無遺。法人復以狂暴之師，耽耽虎視，以致全台震動，凡在我清朝臣庶，無不義憤同深。臺灣一隅，孤懸海外，其土地之廓寥，形勢之雄險，人民之繁富，物產之豐饒，非熟悉彼處輿情，無由攷鏡，有心時事者，每以不得成書以資徵覈良用歉然。近日藜床舊主從《益報》館得《臺灣小志》一冊，見其稽核風土人情，縷分條析，當此台疆有事，咸思一見此書，以知法人用意之所在。《小志》一卷不獨贖攷古者之心，且可以論列時政也。惟原文起結之處，僅屬就事論事，爲表明法人肇畔之由，爰添附數言以快閱者之目，非敢以佗人之筆，憑私意以增加也。刊既成，問序於余，爲述其源由如此。光緒十年歲在闕逢涓灘月在旄蒙大淵獻上澣翳桑軒主鄒守中識。

《臺灣小志》

虛白主人著

法人無理思佔台疆，淡水、基隆頻開戰局。留心時事者，無不欲知其地勢何處阨險，何處屯兵，以及物產之所儲，人民之所聚，興廢沿革，無不在攷鏡之中。旅館無聊，興懷南顧，參稽往籍，遂雜書之。

臺灣本城名，亦地名，今臺灣府，是後以名全島。台西曰「熟番」，台東曰「生番」。閩人初呼爲「大琉球」，因其孤懸東海，遠望如琉球，而土地則更大也。西人初至島中稱爲「花而毛撒」，譯言「麗都之島」。蓋以其山川峻秀，土地麗都故云然爾。島形自東北稍偏西南，統計南北約八百里，東西約二百六十七里。《緝紳全書》載臺灣南北二千八百里者，以路之曲折言之，非直徑也。島嶼中央直互數大山，如屋之有脊，分全島爲東西兩境。南山約高七百二十丈，中山約高一千有六丈，北山一千有八丈。曾有西士某攷驗其地言，島中古有火山，今已息〔熄〕滅矣。數百年來，頻聞地震爲害於田廬民畜者，較他省尤甚，殆以火山下烈燄未消，時思猛發，故有此兆耳。

山之東境長八百里、廣百數十里，為生番之地。自為生聚，獵獸為業，從未入中國版圖。其人軀幹魁梧，奔馳如獵犬，面平坦，見人則眸子頻動，若愚蠢無知者。然頸生贅瘤之人，隨在皆是，數見不鮮。以平時多食栗子，故齒牙作紅色。男女手帶銅鐲，女佩頸環，或繫垂銀鍊；男佩耳圈，下懸小竹管，刻各種花式，綴以紅色絲以為美飾；胸前及唇下間有刺鳥獸形者。上下無衣，惟腰間束布以蔽羞。布作長方式，垂於胯下。富而有力家，或為社中長者，則刺錦繡花文以別之。晨起必往隴畔木偶前跳拜，後投物於地，以卜一日之禍福。人死即葬於死所，死於路者，葬路側；死於床者，葬床下。掘地深數尺，然後埋之，其生平所用劍戟，同瘞穴中，附食物少許，以為祭奠之儀，此外別無喪禮。各社有社長，民人獵得禽獸，均獻於社長，以為賦稅。已而惟取頭、足及腹中物與家人共食。又善釀酒。欲報賽時，群眾空場。男女雜沓，跳歌舞蹈，盡一日夜。歡，女則足踏男肩，此唱彼喝，名曰「踏郎歌」。生番婚姻，男往女家，如中國贅婿然。故父母期生女，不重生男，幸民情則皆愛悅和藹，如一家人；惟有仇必復，強悍逾恆。如兩家因事支吾，擇長老二、三人，或四、五人，出為排解，往往一語而服，不須廣常費舌。目下番民約共二萬餘人，分村落頗眾，大者千人，次者四、五百人，小者二、三百人，四、五十人不等，彼此不相顧問，無官吏，亦無文字；惟南境人，互相盟結以為守望之助。所食係魚、菓、菜、鳥、獸等物。近來雖種五穀，然寥寥無幾。其言語出馬來西島者，六之一；出呂宋島者，十之一；迤北十七村多似非禮濱島之語，說者謂，臺灣番民大都自南洋之島遷來，其言近似。

山之西境為熟地，東西百餘里，其居民本係生番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朝廷收入版圖，改置臺灣府，領縣三：一臺灣縣，為府治；一鳳山縣，在南界；一嘉義縣，在北界，初名諸羅縣。乾隆五十年，臺賊攻縣城，居民助提督竭力死守，因勅改「嘉義」二字以旌之。雍正元年，析置彰化縣，在諸羅之北。道光年間，新設恆春縣，屬臺灣府。嗣又設臺北府，亦領三縣，一淡水、二新竹、三宜蘭，共計二府七縣。設官除府、縣、教授外，有帶印總兵一員、兵備道一員。打狗埠與臺灣府近日電線相通，傳報最為靈捷。臺灣府城西南本有一河港，今已淤積成田，不通舟楫，故泰西人輪艘至此，當遠泊六里之外，商人往往苦之。

熟地物產最豐，五穀備饒，有菸草、甘蔗、橄欖等物。生意以白糖為大宗。產竹一種，圍可一尺，大者一尺八寸，至二尺不等，最高者八、九丈。又有樹一種，削皮為紙，獲利不啻三倍。淡水河生鳴魚，發聲如鼓樂，聞百

步外。產土瓜，形長而含汁味甚甘美，西人慕嗜之。居民以騎牛爲常，行遠負重皆用元武君，且能疾走，與他處之牛異。驢、駝、騾、馬不數數觀，禽鳥亦罕。山內產猴、鹿，西國人視爲上品。

土人結茅爲屋，室中所儲，除農具及尋常器用外，別無常物。啖食多不用箸，以赤手取飯，殊有古人風。今雖舊俗漸移，猶未能一律化，文風之劣，更不待言。籍隸斯土者，除番民後裔佔據大半外，餘皆閩產，間亦有粵產者，與土人互婚交友，已不啻水乳交融矣。島中名山有七里、觀音、老佛、玉案、筆架、木岡、鳳鼻、鯤身、磯頭等名目，皆崇岡疊嶽，險峻異常。名川有八掌溪、甘棠潭、蓮花池等勝地。

南路之山曰大岡。北路之山曰木岡，玉山在鳳山縣治，野番部中，此山最高，人不能上，夜望之，則玉色磷磷，頗堪悅目。其餘嘉義縣有武巒山，彰化縣有小鳳山，雞籠山亦在彰化縣境內，亦名基隆。《使槎錄》云：「臺山發軔於福州，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、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，故皆南北峙立。往來日本、琉球航海者率以此山爲指南，此乃郡治祖山也。」澎湖在府治西北。隋開皇中，遣虎賁陳稜遠略其地，見其屹立巨浸中，環島三十有六，如排衙然。若得其地，頗可屯泊船艘爲水師援引。此島與廈門遙相控制，來去不及一晝夜，輪船則半日即止也。五虎門島在大洋收口處，兩山對峙，甚險峻，爲閩省門戶、台灣咽喉，以五百練軍守之，敵不能入犯。門外風力鼓盪舟，最顛越，既入門，靜淥淵渟，一波不起矣。鹿耳門亦台灣要地。有沙馬磯，爲南路要隘。淡水在諸羅極北，中有崇山大川，深林曠野，南連南崁，北接基隆，西通大海，東倚層巒，計一隅之地可二百餘里。鳳山東有觀音山，在阿猴林西北，起伏盤曲，中峰屹立，若菩薩端坐；眾峰拱峙，若諸神排立。鳳山西北曰七鯤身山，平地七峰，類鯤鯨鼓浪。其山皆在沙土，上多雜木，蒼翠可觀。阿里山在諸羅縣東南，廣袤遼闊，內有八社，其外又有力力溪。在淡水之南，源出大山中，流迴合經力力社北，後至西南入河。台灣縣東有鯽魚潭，周方五、六里，魚族蕃盛，打網投竿者麇集，有竭澤而漁之勢焉。古蹟，如去郡治五、六里鄭氏北園，明臺廈道周昌因其地，結亭築室，李〔季〕麒光顏曰：「致微。」台灣初本無城，別有城在西南，曰「紅毛城」。鄭氏譖竊時，在其中蓋造宮室，遺址尙存。鄭氏別館在府北海會寺，頗軒廠亭臺，池沼花木幽深，今已廢棄。台灣、鳳山、諸羅三縣，總路有垣墉突峙者，曰「羅漢門」。車馬往來，終日不絕。諸羅山赤山莊前有潭，名「龍湖」，多荷花，一望綠蔭，多勝趣。

考台灣西濱至福建東界相去僅二百四十里，每當風清月白之時，隱約相覩。惟魑魅荒陬，蠻煙瘴雨之域，自上古以至前明，華人無至其地者。

隋將陳稜曾至澎湖，然前進為難，即東向望洋而返。《宋史》載澎湖東有毗舍國，即臺灣島也。明成祖永樂末年，遣太監王三寶至西洋，遍歷諸邦，採風問俗。宣宗宣德五年，三寶回行，近閩海，為大風所吹，飄至臺灣，是為華人入島之始。越數旬，三寶取藥草數種，揚帆返國，後無問津者。

世宗嘉靖四十二年，俞大猷奉命征海賊林道乾於澎湖。道乾敗竄，據臺灣，未幾為琉球人所逐，死於粵東。大猷歸，朝廷發官兵於澎湖，至今仍舊。熹宗天啓元年，日人居臺灣，逐琉球人而放之他處。至是，荷蘭國人求澎湖於中國，弗得，至臺灣求一互市地，日人弗之許。誘以重幣，乃允。相傳，日人至台灣時，祇約一牛之地。荷人詐以一牛之皮剪數百十條，相結為繩，長數十丈，以是量地，希冀多得。日人初猶不肯，繼畏荷人踵至，故勉從之。荷人於海邊築一臺，土人謂之「紅毛樓」。又於今臺灣府西南建一城，俗呼為「紅毛城」。後日人屢與荷人為難，荷人以火礮拒之，死傷頗眾，乃不敢犯。

國朝發祥長白，興大兵伐闖，所向無敵。崇禎九年，太宗改元崇德，年號大清。崇禎十七年，世祖即位，建元順治。時李自成已陷燕京，世祖遣兵掃蕩之。遂定天下。時明唐王聿鍵稱帝福建，安南伯鄭芝龍等佐之。閩粵兵餉盡歸芝龍掌管，持籌握算糧日以足。貝勒博洛破唐王，唐王大敗被執，芝龍遂降。子成功頗強項，堅不從父志，決意事明，慷慨流涕，募召明兵，焚所衣儒服。初率兵圍漳州，繼而又犯福州，皆不利當事者。遣芝龍作書招之，成功不聽。先是閩浙大旱，久不得雨，民苦不能扶疇，流離而呼庚癸，到處皆是。芝龍言於巡撫熊文燦，以海中大舶載饑民數萬遷移於臺灣，人各給三金一牛，使墾荒食力，於是全活甚多。生聚教訓，數年之間，漸聚成邑，會稱蕃庶。時荷人踞城中，流民散屯城外。惟荷人行商自給，不斂田賦，故與民相得無有非之者。順治十七年，成功攻漳州、福州，初猶可有聲勢，至是屢敗，窘困無所之。以兵四萬竄入臺灣。荷人力拒之，不去。對壘互相攻擊，荷人長於然礮，因而致勝。鄭軍不敢逼近，圍困數里外，絕城中水源、糧餉。相持六月之久，彼此無甚勝負。十八年春，成功以百艘泊上流滿載几椅、木樹、器用，乘大風作，舉火焚舟，烈炎生騰，順潮流風勢而下，傳然荷艦，三艘兩舟皆有火，一舟以救得免。荷人氣餒，知此地不能復居，然猶不敢遽退，恐其襲也。會成功遣營使至。約曰：「予吾土地者，子女、玉帛任爾取

之」。荷人不得已首遂肯，退避三舍，後以一舟盡載所有以去。自是成功佔據該處。至咸豐中，西人無行商其地者。成功既據全臺，所佔金廈兩島相犄角。禮處士陳永華為謀主，務屯墾、修戰械、制法律、定職官、興學校、起池館，待故明宗室、遺老之來歸者。以紅毛城為都會，置天興、萬年兩縣，招徠漳、惠、潮三郡之民汙萊日闢田，少荒蕪閭閻，日已充裕。是年聖朝棄芝龍於市，鄭氏在京者皆伏誅。康熙元年，成功卒，年三十有九。長子經嗣位。吾朝靖南王耿繼茂、總督李率泰貽書招之，經請如琉球、朝鮮例，不薙髮、不易衣冠。不報。既而明監國魯王卒於臺。三年，耿繼茂、李率泰、施琅、黃梧等檄荷蘭夾板船會勦鄭氏，克金廈兩島，經力不支，遁歸臺灣。七年，詔大臣明珠、蔡毓榮赴漳招諭經，仍以朝鮮、琉球例請，上弗許。十三年，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，福建告援於經。經率師往取汀州城，運台米濟師，卒為官軍所敗。二十年，經卒於臺。其臣下殺長子克臧，立次子克塽。二十二年，水師提督施琅以戰艦三百、水師二萬逼入臺疆，與鄭軍鏖戰竟日，焚舟百餘艘，殺臺兵萬二千人，遂滅鄭氏，是為臺灣入版圖之始。計鄭氏割據三世，凡三十八年。

華人初至臺中，聞生番多金銀礦，垂涎甚，欲奪取之而無由。爰駛舟往，生番羸知禮義，待華人殷勤有加禮，導遊山谷間，覓金礦所在，無所得。惟見番民以朱提為玩物，墮地纍纍亦不之惜。華人見利忘義，飲番民酒及醉，盡殺村人而投之海。取其白金，負載以歸。事聞闔境，生番群起來攻，殺北界人無算，報前日之仇也。

康熙三十五年，吳球反台灣。四十年，劉卻作亂，皆小醜也，尋滅。五十三年，上命天主教教士詣臺畫地圖，以礮船十五艘、七百餘名以護之。康熙六十年，臺灣知府王珍稅斂苛虐，捕私伐山木之民二百人，刑之。鳳山縣奸民黃穀等因眾民不服上官，遂聳動謀亂，以朱一貴為匪首，煽惑無賴數百人，揭竿起事。總兵歐陽凱遷延出兵，賊乃大熾。遊擊周應龍遁歸，參將苗景龍敗死。賊先竄府城，又陷諸羅縣，凡七日而全臺俱陷。一貴僭稱中興王，偽號永和，大封群賊。廈門水師提督施世標〔驃〕聞警先赴，總兵藍廷珍調兵踵之，全軍萬有二千、舟六百艘，次第進發，勢如破竹。時淡水、諸羅義民群起相助，大破賊師。一貴走灣裏溪，為村民所擒，檻送京師，磔死。其敗逃之周應龍，及逃回之道府廳縣，皆伏法。知府王珍剖棺梟示。

是年八月，臺灣怪風暴雨，流火燭天，竟夜海水皆立，港中諸船，互相撞毀。地又大震，郡治幾無完屋，居民壓溺至斃者以數千計。

雍正十年，北路大甲二番殘害官民，福建總督郝玉麟撫定之。餘燄未消，已而復亂。官軍進勦平之。

乾隆三十五年，黃教亂於大穆降，旋即潰遁。五十一年，臺灣民林爽文叛。爽文居新化之大理杙，地險族強，聚群熾逞，結天地會以爲群集之計。總兵柴大紀使知府孫景燧調兵三百往捕村民，焚殺無辜，咸不相服。爽文乘眾民怨怒，時集眾攻營，官軍覆，將吏死焉。鳳山盜莊大田亦集黨陷呂城。柴大紀固守府城，賊來犯拒，殺千人，乃畏。而不敢逼賊。又以十萬眾攻諸羅，城中守軍開紅毛樓，得大礮若干，遽用轟賊，城得不陷。賊仍不退晝夜圍攻，並絕餉道。大紀潛遣人齎奏摺，曰：「諸羅，府城北障，諸羅失則賊尾而至，府城亦危。且半歲以來，守甚堅，若一朝棄去，以克復實難其人。況內外義民不忍委賊，惟有竭力待援，以冀賊圍速解。」帝覽奏墮淚曰：「大紀當糧絕勢急之時，惟以國事民生自任，雖古之名將，亦無以加之。」其改「諸羅」爲「嘉義縣」，旌其民也。十月中旬，官軍數百艘兼程赴臺，合力攻賊，大破之。爽文攜家走集浦，爲官兵所獲。未幾，莊大田亦敗且被擒焉。六十年二月，鳳山匪民陳光愛謀反。攻石井汛，未破爲官兵所獲，斬其黨羽數十人，眾潰事且定矣。三月，臺民陳周全又反。陳同安人，生長臺中。乾隆五十七年，回籍與同安匪民蘇業相謀逆。事敗，逃至新化縣，與泉州人馬江、潮州人陳光輝、漳州人黃朝、黃親等分漳匪、泉匪、粵匪三股，各招千人，以洪棟爲僞軍師，以陳光秀、楊成佳等爲僞將軍，糾眾戕官，連陷數邑。總兵哈當阿、臺灣道楊廷理等次第進剿，賊勢漸殺卒滅。陳周全黨事始平。

嘉慶元年，有許北之亂，尋滅。十五年，海賊蔡牽以大隊攻臺灣，沉舟鹿耳門。福建總督李長庚率兵大破賊軍，殺戮無算，尸橫數十里。長庚戰死，蔡牽亦自盡。

道光二十二年，英國商人遇颶風於臺。總兵達洪命殺之。英將怒請罰洪達，否則將興師問罪。上命解達洪阿職，遣大學士琦善謝之，英怒始解。咸豐十年，英、法與中國立約開埠通商，淡水其始也。同治初，又開基隆、打狗二埠。十三年，臺灣生番殺日本商人，日廷以索賠爲名，將開兵釁。後當道出爲調停，事始寢息。

方今法人恃強自恣，悖理逆天，以兵船二十餘艘，先佔基隆，次攻淡水，妖氛醜燄，豕突鴟張。幸劉省三中丞銘傳砥柱中流，竭力抵禦，致海內孤懸

之地，得以保全。然法人愍不畏死，未肯遽退，兵連禍結，靡有已。時雖左季高侯相、楊石泉制軍奉命往征，而狂寇方張，不知何時殄滅？有心時事者，不禁殷然望之。

《台灣小志》

厲滬金匱換鷺廬銀板

附錄：

葉昌熾《臺陽瑣記》

台灣間隔重洋，孤懸海外，與福、興、泉、漳四郡對峙，背山面海，勢極雄深。前代生番窟之，人迹罕至。迨鄭氏襲荷蘭而踞之，闢拓其地。粵之潮、惠，閩之泉、漳，無業之民，踵往開墾，遂成土著。

康熙二十二(1683)年，靖海侯統師克澎湖，克塽奉表以全臺降。自入版圖，二百餘年，生齒日繁，物產益茂。臺北一帶，尤稱富庶。道光甲午(1834)年，委員丈量，北自雞籠山起，至瑯嶠以南龜鼻山止，南北袤長一千四百餘里。自海濱抵番界，寬深三百餘里。今則南自璞石谷，北於蘇澳以北，又在內山番地縱橫拓廣四百餘里。第〔地〕瘴重人稀，仍多曠廢耳。澎湖為臺郡屏障，鹿耳門為臺郡咽喉。初止鹿耳一口，稱為天險。百餘年來，淤沙壅塞，安平至郡，已成周道。近則南以鳳山之旂〔旗〕後，北以臺北之滬尾，洋船商賈，悉萃聚之也。安平即一鯤身，每於四月至八月，無風起浪，海水時如山立，翻波如沸，倏降倏升；崩騰之聲，聞於十餘里外，如雷如霆，其鳴駭耳。晝夜不息，將曙稍定，日現即起，土人名之曰「湧」。他處皆無，而獨安平有之。輪艘巨艦相戒，畏避不敢久停。到，以舟排渡客，即復退泊旂後，排用大竹編連，上置木桶，容坐兩人。以排穩於舟，率舍舟而排。然遇湧至，載沈載浮，有時越人而過，冠衣盡水，亦危乎險矣。海道無里數可稽，分晝夜為十更，一更六十里。廈門至澎湖為七更，澎湖至鹿耳為四更。淡水與五虎門相對，鹿港與泉州相對，一葦杭之勢，皆便捷。若廈門展輪，一晝夜可達安平也。

安平新設洋礮臺一座，授自西人，純以土築，形類土城，腹堪容兵十許，面列洋礮五，每重三萬觔，需銀三萬元。另有數千觔者八，列之左右。不惜重貲求之外洋，徒備壯觀。是臺是礮，費帑幾七千餘萬金也。臺駐礮勇數百人，需餉二、三千金，又月費千餘金。於安平達旂後之數十里，設電綫報，而徒便洋商、市儈之聞通問也。由安平至郡城十里沙路，沙堅如鐵，名「鐵

線沙」。有東洋手車，穩而且捷，抵西門外而止，不能進城。城中街市仄隘，西門一帶，間有不可并與之處。東北又多曠地，一望土塚纍纍，皆近年兵勇之歿於臺者。衙署鎮道以次，皆西向，獨臺灣府南向，為昔之延平王邸也。

郡人率多流寓，而以漳、泉、潮者為多。民情悍而蠢惰，不務生計。婦女頗工刺繡，惟性懶且淫。淫奔奸拐之事，無日無之。無論貧富男婦，生檳榔不去口，唇若塗朱，日費檳榔錢百數十文，猶曰少焉。客至，亦以之代茶為敬。風氣浮囂，喜事好動，無恒性，鄉族有睚眦之怨，羣起恟恟，逞兇殺人，踞其田廬，名曰「紮厝」，以為常事。尤為習之惡者，管領里社中事者，曰「鑪主」；輪年值事者曰「籤頭」，有事得而問之。

科歲兩試，生童舊由巡臺御史兼理²。乾隆十七(1752)年，改歸巡道考取。光緒元(1875)年，議由巡撫主政，並於臺北府捐建考棚。向章番童祇取佾舞。丁丑(1877)歲試，丁中丞取進淡水番童陳實華一名，以示激勵，附片奏明。四(1878)年，奏請仍復由巡道主試，考分閩籍、粵籍，寓臺二十年即准預試。然鮮學篤之士，非槍替，即抄襲，其弊尤甚於內地也。

服用之需，靡不畢具，無一非自外來，倍蓰其價，食物尤多昂貴。市中羅列東洋漆器頗夥，鑲以羅甸，光采陸離，止堪悅目而已。附郭所產，惟米與糖，其他皆出臺北，而鹽、木兩種，利尤大焉。近又植茶甚盛，商賈會萃，物產之豐，臺南什百不逮也。

番布、番蓆多由大甲、葛瑪蘭一帶土人織之，假番名也。粗者類麻苧，不堪用；差可者，一衫一蓆，動需數金。又有五采番錦，質粗絲堅，價尤居奇，皆無謂也。由於臺人豐於財而奢，所見以此矜奇耀異，似何東之白頭豕耳。聚貨而散售於各處曰「郊」。江浙、福州曰「北郊」，泉州曰「泉郊」，廈門曰「廈郊」，統曰「三郊」。貿易歲以金錢千百萬往還。

瘴氣，鳳山以南、淡水以北為甚。而內山新闢之地尤凶惡，觸之輒死。非烟非霧，發於日未出時，預飲燒酒可解。附郡時亦有之。黎明陡聞異香，宜亟避焉。天氣寒暖不時，地尤卑濕。盛夏日出，揮汗如雨。將曉須服夾衣，露水甚濃，雖暑亦然。不宜露坐，遇陰雨夜必禦棉。郡城嚴冬亦鮮服裘，而

² 《東華續錄》載，「雍正五年冬十月戊子(初六日)，諭吏部：『臺灣遠隔重洋，向來學政交與臺灣道兼管。朕思道員管理地方之事又兼學政，未免稍繁；應將學政交與派往巡察之漢御史管理。永著為例』。」

臺北重裘猶冷若內山。新秋即降嚴霜，氣候懸殊有如此者。海風甚厲，觸輒頭痛。臥戒當風，尤不宜晝寢。每大風一、二日，地輒震動。水性甚寒，飲食宜節；飽則易病，過時濃膩生冷之物，諸病皆作。初至其間，頗費調攝，設有疾病，又苦無醫，是不可不慎之於始也。晝日視中土較長，蓋迤西巨瀛無際陽曦。無蔽虧，初二即見新月。所居無貴賤，悉矮屋、低牆，尤多植竹爲垣，或有形似仙人掌者，高數尺及丈許不等，其汁甚毒，沾膚輒潰，飛馬不敢停其上，人多植之以護居廬。貧家當門，則懸竹簞爲蔽。田地計戈論甲，不論畝。每戈長一丈二尺或言一丈二尺五寸，縱橫二十五戈爲一甲或言三十一戈二尺五寸。四時皆可樹藝，俗呼穀熟曰「冬」。有「早冬」、「晚冬」。兩熟曰「雙冬」。穀價視內地爲廉，第〔地〕力薄不能耐饑。從前每藉台米內渡以補不足，近歲開山聚勇，食之者多，自不暇給，內地糧價因之較昂也。

前福建巡撫王文勤公凱泰祠在郡城東南隅，規模粗定，松檜猶虛。迴憶當年幕下，教愛兼叨，瞻拜低徊，歎噓曷已！鄭延平王成功，蓋忠大節，至死不變，爲有明季世一人。同治十三(1874)年，朝廷從沈大臣葆楨之請，予謚忠節，建祠致祭。祠建於南門內，庭宇寬廣，兩廡列祀殉明文武諸臣。後宇三楹，中奉翁太妃，王之生母也。左祀明甯靖王朱術桂與五妃，右祀監國王孫鄭克臧暨夫人陳氏。按，吳三桂毀覆明社宗室，王由滇楚間關跋涉至金門，渡臺依成功。我師克澎湖之日，即率同五妃慷慨自縊。其〈絕命詞〉有云：「艱辛避海外，總爲數莖髮。」其志可哀，讀之惻然。今兩江制府沈公〔沈葆楨〕祠柱一聯云：「鳳陽一葉落，魚貫五星沈。」蓋紀實也。從容就義，忠節萃於一門，有光勝朝宗牒。甯靖，別字一元子，書法秀麗，中具蒼勁，鐵畫銀鉤，有挺然不拔之概。忠貞之氣，見之毫端。嘗見真武廟一額曰「威靈丕赫」，又見關帝廟一額曰「亘古一人」，皆親筆手書，不獨名傳，而字尤足寶也。遺一玉圭，道光間，農人掘地得之。長一尺五寸、闊一寸八分、厚四分，法華主僧藏之於寺。甯靖墓在鳳山縣，屬竹瀘莊，其僕許福立主建祠祀之。五妃墓在臺灣縣，屬魁斗里也。

澎湖產白鳩，知時。每鼓更輒啼，俗呼「報更鳩」。郡中蝮虎能鳴，其聲如鵲，亦解報更，然逾澎湖則不能聲；喜食蚊蚋，有色白如玉，皎然可愛者。有二頭二頸并生，牛有六足、兩足從背倒垂而下。芋、薯有重至四、五觔者。海外多奇，信不虛也。花果亦多異內地。地氣燠，故四季皆花。菊花

能歷冬春，荷花開於新歲，有午時梅者，色紅甚豔，午開子落，以之驗時，不爽分秒。果多梵名，有色白、中空，形如蠟丸，味甘而清者，曰「菩提果」。有形似蓮蓬、中空，內紅外碧，亦有全紅，頗嬌豔，味似蘋婆者，曰「蓮臺果」。有色碧紋縐，實大如柿，味甘微酸者，曰「釋迦果」。他如天波羅、地波羅、單葉佛桑、雙葉佛桑，皆內地所無者也。其一切奇奇怪怪之花、草、樹、木、蟲、鳥不可得而名者，不能殫述也。

戊寅(1878)仲春，檄派東渡，不宜水土，養痾郡齋，三月有餘，就所見聞，約略記之，聊見一斑，爲臺遊者，作先驅耳。

臺南北紀程

臺灣南路由郡城至鳳山縣八十里，鳳山至東港三十里，東港至方寮三十里，方寮至風港三十里，風港至瑯嶠三十里，瑯嶠至恆春縣十五里。轉折入後山，至萬里得三十里，萬里得至八寮灣二十里，八寮至牡丹灣二十里，牡丹至巴朗衛四十里，巴朗衛至豬也格三十里，豬也格至大麻里十五里，大麻里至知本三十里，知本至卑南二十里南路同知駐勇於此，卑南至大陂八十里。大陂至璞石谷四十里吳鎮軍所謂中駐軍於此路是也，過則爲新城。

臺灣北路由郡城至嘉義縣百里。嘉義至彰化縣百十里，彰化至大甲四十五里，大甲至竹塹百里，竹塹至猛狎臺北府設此百十里，猛狎至雞籠八十里，雞籠至葛瑪蘭百二十里，葛瑪蘭至蘇澳四十里，轉入內山。蘇澳至新城，有生番踞之，獷悍嗜殺，無敢過者，南北路似仍梗而未通也。

臺北府治設於猛狎，轄四縣，自彰化以北直達內山胥歸控制。附郭曰：「淡水縣」，南劃中歷以上，至頭重溪爲界；北劃至達望坑爲界，歸其轄治。自頭重溪以南，至大甲溪止，其間竹塹地方，先爲淡水所轄之地，設新竹縣治。達望坑迤北，本葛瑪蘭通判舊治，改爲宜蘭縣，移駐葛瑪蘭通判。於基隆曰：「台北分防通判」。裁新莊縣丞，改爲臺北府。經歷淡水縣，添一典史。裁竹塹巡檢，改爲新竹縣典史。裁羅東巡檢，改爲宜蘭縣典史。北路鹿港同知，改稱中路，移扎內山。水沙連以南報社縣丞，移扎鹿港，南報社逼近內山。以羅漢門巡檢移扎一番。斗轉星移，畫疆分界，奉委跋涉，經歲勞人。於光緒五(1879)年春，經督撫會奏，部議覆准照行。